

舅舅教我学做人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广大农村,经常能看到推着独轮车的铜匠走乡串户。每进一村,他们就放开嗓门高喊:“铜盆,铜碗,铜大缸喽!”听到喊声,村里的奶奶、婶子、大娘们,纷纷把自己家损坏的生活器皿,拿出来交给铜匠修补,铜好了再使用,毕竟比买一件新的要便宜很多。

我家住在农村,兄弟姐妹众多,我15岁那年,母亲就把我送到做铜匠的舅舅家去学手艺。舅舅是远近闻名的铜匠,不仅手艺好,人缘也好,本村的乡里乡亲、左邻右舍,凡是有裂痕的锅、碗、盆、罐,送上门去修补,舅舅分文不收。我初到舅舅家时,舅舅首先教我推独轮车。推独轮车比推双轮车要难,首先双手握紧车把,双臂要掌握

平衡,避免失控,目视前方,迈步要稳。在舅舅的指导下,我很快学会了推独轮车。此后,由我推车在前,舅舅跟随在后,我们每天很早就离开家,脚步匆匆地走在通向乡村的路上。

铜匠讲究“九钻十八拉”。“九钻”是指9种大小不一的钻头;“十八拉”是指将钻头安到钻杆上后,依靠钻杆上缠绕的皮条,松弛有度地像拉锯一样推拉,在有裂痕的器具上准确地钻孔打眼,最少拉18下,才能将铜子放进钻孔中,再轻轻地用小锤敲打,使其严丝合缝,完好如初。

我在舅舅干活时边看边学,逐渐学会了铜瓦盆、坛子、罐子等粗活,贵重瓷器活还要靠舅舅。记得在田各庄,有户人

家要舅舅为他铜好被摔裂的套色釉彩果盘,盘底上有“道光五年”字样。这是官窑硬瓷,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。只见舅舅戴上老花镜,从工具箱中找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钻头,安在特制的微型钻杆上,将果盘固牢,用手轻轻拉动钻杆的皮绳,全神贯注地仔细操作,将4个微小的铜子镶进瓷盘,额头上全是汗水。完工后舅舅朝对方要了10元钱,这可是我们爷俩两天才能挣到的工钱。路上,我问舅舅是否要价有点儿高,舅舅训斥我:“你懂什么,这是道光年的物件,很有价值的。”果然,听说古董商用300元钱买走了那个果盘。在赵家岭村,为一个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铜好一口水缸时,舅舅却分文未收。老人过

意不去,硬是要送鸡蛋给我们,被我们执意谢绝了。

我推着独轮车跟随舅舅,不论烈日酷暑,还是风雪寒冬,一年四季奔波在乡间村镇,每天都没有停止过脚步。

1963年冬季,全国征兵开始了。经母亲和舅舅同意,我应征入伍,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部队领导根据我的特长,让我进入部队军械修理所,我特别高兴。我牢记舅舅的教诲,在业务上精益求精,一丝不苟;在工作中,吃苦耐劳,兢兢业业。入伍第一年,我就荣获了“技术能手”的光荣称号。

正是舅舅为我夯实了做人的基础,才使我走好了人生之路。虽然他已去世多年,但我仍然对他满怀感恩之情。韩克华/文

拾引柴

引柴,亦称“引火柴”,是引火用的小块木柴、竹片或干草等。1971年,我们上初中时,因为拾引柴惹了祸。

那时,农村学校教室、办公室冬季取暖生炉子的引柴,都是靠学生们到庄稼地里去拾。每年进入10月份,学校就号召并组织学生拾引柴。

秋分之前,高粱、玉米的果实被收走后,秸秆被拦腰割断,上部四分之三供生产队作牲畜饲料,下部四分之一(称之为“茬子”)留在地里,日后分给社

员当柴烧。如果秸秆被擦根斩断,剩下的就叫作“茬头儿”。我们所说的拾引柴,通常是指拾“茬头儿”。

庄稼收割后,大田里只剩下“茬子”了。尽管如此,仍然由“护秋”的人员看护着,不能随便拾。而学校没有引柴,冬天就无法生火取暖。于是,全校学生一窝蜂地到屈指可数的几块高粱、玉米地里拾“茬头儿”。找不到“茬头儿”,我们就将“茬子”连根刨下,中间再来一镐头,使“茬子”一分为二,现场制造出“茬头

儿”,然后装进筐里,满载而归。

刚到学校,护秋员领着村干部气势汹汹地找到学校,非要查出“领头羊”带到大队“坦白交代”。见此情形,校长忙解释:“是我让他们去的,学生们没错,要追究责任我担着。”又差人请来贫下中农管校代表。管校代表劝护秋员:“拾不到引柴,师生就会挨冻,就无法上课。个别学生的做法虽然不妥,但也情有可原,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。学生取暖重要,还是生产队那几根茬子重要?再说,学

生们一年到头为咱们翻地、插秧、除草、施肥、收割,付出了多少劳动?就凭这点儿,村里给学校送点引柴也是应该的吧!这里没有你们的责任,个别学生由学校负责教育,大队那头我去说。”这位代表平时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,这次替学生讲话,显得理直气壮,护秋员觉得有道理,便见好就收了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如今农村的学校有了暖气,拾引柴也随之成为历史,但这段往事却令人难以忘怀。艾立起/文

朝花夕拾

义务修建中山路地道桥

1970年初春,我在石家庄七一学校上高一,那时石家庄中山路地道桥正在修建。学校为了锻炼我们在德、智、体方面全面发展,安排我们每个班在下午放学后,到中山路地道桥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。

工地上灯火通明,穿着工作服的建筑工人和我们这些学生,都干得热火朝天,劳动号子此起彼伏。我们的劳动比较简单,就是把挖出来的黄土,用铁锹装满小排子车,拉出地道桥的大沟,卸到平安大街附近的一处大坑里,然后再返回来装车、拉车、卸车。每天晚上大约往返五六趟。如果碰到附近胡同里的居民需要黄土,我们就给人家卸到家门口,这样就可以多跑一趟了。我们年级每个班同学,都到中山路地道桥义务劳动了一周时间。

王进军/文

编辑提醒:本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图说往事

国庆节拍照



1969年,我所在的北京军区某部在保定狼牙山附近施工。那时,我在政治部组织科工作,国庆节前刚提为副科长。10月1日那天,科里几个同志说,为了庆祝十一,也为了祝贺我升职,要一起合影留念。当时,部队只有电影队有照相机,我们就叫上电影队长,在部队机关营门前照了全科合影,还单独给我拍了这张照片。王日新/文并供图

难忘儿时上小学

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,上小学是在70年代。那时,我就读的乡村学校没有固定场所,隔三差五就得换地方。刚上一年级时,学校在我叔叔家的空闲泥土房。那时,叔叔在外面做工,还没有成家。下学期才开始不久,叔叔回家结婚,我们几十个孩子只好搬到另一农户家的空房子去上学。还不到一年时间,由于连日下大雨,那间房子塌了,没办法,我们又搬到村大队部上学。算下来,小学至少在6个地方上过。

那时,橡皮铅笔非常时髦和紧缺,上小学三年级期末考试时,父母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一支铅笔,我削好后就插在旁边的土墙缝隙里,想不到缝隙太深,铅笔插进后掉到底部,无法取出。我跑回家找来铁锹铲墙,挨了老师一顿训,说为了一支铅笔把土墙铲倒,房子塌了怎么办。为此,我哭了好几天。

那时,课桌大都是泥土块垒起的长条平台,虽然有水泥台面,但时间一长,水泥面脱落后就成泥土台了,趴在上面看书写字,衣服上全是泥土

灰尘。其实,能在泥土台上看书写字就非常不错了,因为经常更换学习场所,去一个新土房子上学时,就得带自家的长条板凳当课桌,长条板凳只有书本的一半宽,看书还行,趴在上面写字就很吃力了。那个年代家家孩子多,上学时都要自带板凳,以至于一些家庭板凳奇缺,家里临时来了客人都没有板凳坐。在村里上了五六所学校,直到我小学毕业了,才到离家十几公里远的乡初中读书。

儿时上学虽说苦与累,但读书能增长知识,改变命运。后来,通过努力,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汪志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